



【有所思】

## 与母亲书

□雪樱

有些时候,我很厌烦母亲。她就像我的一个影子,跟在我的身后,天冷了加衣、感冒了吃药,牙疼了休息,变天了会下雨,她总是预测得那么准,比天气预报还要准,让我觉得很神奇。慢慢地,我知道了,那是她独特的生物钟——以孩子的冷暖痛痒为度量,她习惯了这种担忧。她的心特别小,芥菜籽那么大小,小到装不下她自己,全是孩子的日常。

有些时候,我很厌烦母亲。她吃饭总是最后一个,剩菜、面条汤、变硬的米饭,她都包圆,好吃的菜肴总是留了上顿留下顿。每当家里包饺子,她都会悄悄盛出来一碗,第二天早上给我煎着吃。油锅里“刺刺啦啦”响着,她不住地翻个儿,将水饺煎至泛黄。睁开惺忪的眼睛,就能吃到金黄酥脆、满口肉香的煎水饺,我觉得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。

很多时候,我对不起母亲。我是个重度RA患者,需要她的照顾。因为我的存在,她失去了很多本不该失去的机会,她身上背负着十字架,好像我的病也是她的一部分,她负责分担和承受。她不能生病,不能走远,不能到处旅游……记得刚得病那会儿,有一天我对她说:别给我治病了,你和我爸好好生活,就是我的心愿。她沉默不语,扭头跑了出去,回来时手里多了块西瓜,“沙瓢的,快吃!”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,她说着,眼里的泪分明还未干透。很多年过去了,泪痕依然未干,在我心里化成一条小河。

她还是累倒了。把自己掰成好几份,一半洗衣做饭,一半按摩治疗;一半缝补苦难,一半担忧明天。住进医院,我才重新认识母亲。打吊瓶时,她微皱眉头,针头鼓了,渗出一大片鲜红的血迹来,她也会“哎哟”叫出声来;轮番去做各种检查,她穿着宽大的病号服,在长长的队伍里穿梭,显得那么瘦小,像是小了一号的她。我的泪再也抑制不住,肆意流淌。好在是在医院,生死来来去去,无人注意你的失态。愧疚在我的心底疯长——她的病也是她的心结,源自二十多年来的负重前行。一个“病”字,足以钳住一家人的生计,而身体的残缺,势必会打翻人性的魔盒。我看到了另一个母亲:衰老的、胆怯的、焦虑的、精神恍惚的,她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。的确,她就像个孩子,晨起验尿时打翻了试管,忘记把体温计放在哪里,口服药拧不开盒盖……我能做的很少很少,她给予的太多太多,这就是爱的失重。

陪她住院的那段日子,我几乎每天都会做梦。梦见成千上万个母亲,她们出走、流泪,寻找自己的孩子,哭啊喊啊,她们不吃不喝,她们嘴角皴裂,她们双手布满口子,她们踉踉跄跄,摔倒了再爬起来,不顾发梢落下一层霜,大声唤着“我的孩子”。醒来时,护士进来测血压,让母亲去做动态心电图。我猛地起来,头重脚轻的感觉,看着母亲坐在床边,安

详、静谧,我瞬间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击中。

我住的小区附近有一家驾校,经常有一些摇着轮椅的残障人士进出,他们也是来学车的。大多数都是母亲陪着,偶尔可见结伴过来的。母亲遇到他们问路,总会热心带路。有一段时间,有对母子早上在路口吃早餐,然后去驾校学车,中午放学时回家,几乎每天都能打个照面。一天去买早餐,母亲遇见他们打招呼,说话的空当,男孩放下碗筷,摇着轮椅跑出去老远。他的母亲叹口气道:“这孩子啊,怕见人,怕说话,出来学车散散心。”母亲没有多问,示意她赶快追上儿子。这一幕,让我想起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中的话:“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,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,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。”车辙与脚印,对应着母亲百折不挠的心。

这个世界上,有多少孩子就会有多少苦心孤诣的母亲——母亲心里的苦,酿出生活的甜,所以,母亲从来都是创造奇迹的人。她们养大了孩子,也养大了苦难。在她的面前,苦难也是个幼子,有时候也会撒娇耍赖,趴在地上不起来。当遇到病孩子,她们讨生活时不得不低下头来,躲闪世俗的眼光,不知对人说过多少次“对不起了”“添麻烦了”,可是,命运的屋檐下,没有规律可循。她们屈尊顺服,她们尝尽冷眼,她们泼了命似的豁出去……她们不是神,她们平凡如斯,如老屋后面的一蓬野草,不过是替孩子遮挡风雨,挺起胸膛做人。有人说母爱如诗,实际上,母亲本身就是一首诗,卑贱、苦难、顽韧、正义,直到有一天我们做了母亲,才会真正理解这首诗的内涵。

人至中年,我愈发体悟到母亲的选择。我的厌烦也是我的深爱,我的失去也是我的获得。毫不遮掩地说,我的母亲从不过节,更遑论母亲节。去年的母亲节,我和她在医院里。她倒是在那些日子里想起自己的母亲,一个年过八旬的农村老嫗。她的心很小、很细,芥菜籽那么大小,但它能装得下整个宇宙。诗人佩索阿说:“我的心略大于整个宇宙。”我想,诗人身上一定披着母性的光辉,被这种神圣的光辉所覆盖,把人引向一个辽阔而无垠的自由之地。

母亲的病痛,最终也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我执笔书写,把生死的无常、心底的愤恨、长夜的孤独、额头的新雪,把零零碎碎的日子填进稿纸方格里,就像写进灵魂深处的忏悔书。我突然顿悟:我无论写什么,都是在写母亲,写母亲正在经历的和将要经历的事情,替她向命运说一声“谢谢”,正如老天对我的眷顾。

我这一生,永远走不出母亲的脚印。有她脚印的地方,就有我的庇护,我的甘泉,我淡淡的忧伤。那是一个孩子永恒的眺望,那是一位母亲恒温的心愿。

(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政协委员)

【浮世绘】

## 呼啸而过的“绿”

□星袁蒙沂

没想到,我会突然如此近距离遇见一列呼啸而过的火车。

它从一片桃园的残花绿叶中驶来,只跟我们打了个照面,匆忙地一闪而过,又钻入另一侧桃园的绿叶残花之中。那两片桃园,那些绿叶和残花,并非其归处,只是一个掩映。

我现在居住的小区,在镇驻地边上,紧挨着国道。每到周末,母亲要来这里帮忙照看孩子,她常带着孩子到社区广场玩,跟小区里一些大爷大娘混熟了。知道我们不是周边村的,不种地,白菜、豆角、花生、玉米啥的,经常有人往我家送,理由也很实在:都是自家地里种的,没花钱,吃着放心。

前段日子,母亲跟我提过,要在附近村里种一片地。老家的地,父亲还种着,那些地里的果树尚管理不过来,再在附近村里弄块地,谁种?种啥?找片地种,是李大爷的提议。他们村有闲置的地,他出面找。该耕种时,跟他家一起,机械化,省时省事。

母亲跟父亲商量妥了,买了花生种、化肥、地膜。星期天,天阴着,一大早好像还下过小雨。李大爷家这天要耕地,让父母也去地里等着,一起耕耕。好不容易歇息一天,我也准备去地里看看。轿车太宽,我只得开着妻子的小四轮电动车,载着小儿子照顺,随父母去了一趟。那块地在大泉村外不远,沿着生产路走十多分钟,就到了地头。

那地三米多宽,八十多米长,很平坦。我用镢头刨掉杂草,拾起来扔到地头。小镇周边的地,大都是宽阔平坦的,与老家那边的梯田不同。老家那边的地多是沙土,黄土不多。我们要耕种的那块地,被雨水打湿后,非常黏。我穿着凉鞋,刚踩进去,鞋底就沾了厚厚一层泥。小儿子照顺也深一脚浅一脚,不管不顾往地中央走。小家伙的鞋里,不断有土灌入。问了李大爷才知道,那片地土壤深,底下没露出过碎石和岩层。地的主人家,三个孩子有两个在外地工作,家里的地根本种不过来。不种,荒着怪可惜,就白送给别人种。

刨地捡捡,几个人把地里不多的杂草扔到地头。用拖拉机耕地,效率挺高。李大爷和父亲闲聊,他们都关注了当天的天气,说预报有中雨。听李大爷说,他凌晨两点就醒了,担心下雨耕不成地,合计该如何应对。耕地的那个人整天忙,想耕地得凑他的空。人家好不容易答应了,若下雨耕不成,还得耽搁着。

我们去地里时,滴答了几个小雨点。刚到地里,雨就停了。那块地的北侧是一片绿而矮壮的麦地,麦子已开始抽穗。东面南北两侧是两片桃园,这个时候,桃花大多凋零,少数几棵还能见到几枝桃花。闲下来看桃花时,一列绿皮火车从南面的桃园方向呼啸而至,再径直向北,冲向北侧的桃园。春日的桃园,

残花尚在,绿叶正新。那列火车,像是从春天驶来,甫一露脸,又再次隐入春中。

不止一次见过火车,也不止一次路过火车道,还不止一次坐过火车。这个小镇上,还有一条高铁轨道。如此近距离被呼啸而过的火车闪了一下,还是头一次。

火车道离我所站的地头,也就十多米。那列绿皮火车经过没多久,十多分钟后,又一列火车驶来。一节节车厢在车头的牵引下,不紧不慢地咣当咣当驶过。除草耕地那一个多小时里,大概有七八趟火车通过,拉煤的、运油的、载客的,有的快、有的慢,忙忙碌碌。

刚耕完地,雨就下起来。开车到家时,哗哗的雨声被甩到了室外。李大爷原先的打算是:找人不,得赶紧耕,啥时下雨啥时停,耕到哪儿算哪儿。天公作美,耕完地了才下雨,大家心里都舒坦。

我原本以为,父母亲种了一辈子子地,见到地就像捡了宝贝,人家白给一块地种,哪有拒绝的道理?午饭时,听他们聊起,耕种那块不足半亩的地,已投入三百多元。一般年景,那块地能收一百七八十斤花生米,折合花生油七八十斤。细算算,种一季花生,刨去人工啥的,跟直接买花生油的花销差不多。

我猜测,父母之所以要种那片地,主要就是一个放心。老家的地里栽满了果树,没法再种花生,而自己种出来的花生,从种到收都是实打实的,榨出油来吃着踏实。母亲的一番话,则道出了另一个原因。我和妻子在医院上班,不种地;老家那边的地里全都是果树,产不出花生。这一点,小区里的许多大爷大娘都清楚,这家送点菜,那家送点粮食,还有送花生和花生油的,不好意思总收,又推辞不掉。母亲的意思是,自家种点花生、玉米啥的,人家就知道了,也就不再给我家送这送那了。当然,不是怕欠人情,而是觉得人家岁数都大了,种地不容易,总要人家的东西,心里过意不去。

父母是农民,我的血液里也流淌着农村的气息,泥土的味道,总是那么熟悉。我不可能像父母那样,一辈子靠种地谋生了,却又并未彻底远离。内心深处,我不排斥土地,也不排斥农村。而农村老家那边,同样有许多土地被日渐闲置了。

就像那列火车,它从一片桃园驶来,又驶向另一处桃园,再迅速隐入桃园。桃园,是农民的桃园,是农村的桃园,是春天的桃园。但桃园不是归宿,更不是定格。

在经过桃园之后,那一列列火车,会到达城市,到达夏天、秋天和冬天。于呼啸而过或咣当咣当行驶的火车而言,城市、乡镇、农村,皆是沿途的站点。所有站点,都是基于土地而建的,哪怕早已没有了丁点儿泥土的踪影,抑或痕迹。

(本文作者为平邑作协副主席,现供职于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中心卫生院)